

# 一個以社區為本的學習空間 開創案例

## ——環保二手店與空間改造計畫

顧瑜君、張淑婷、林育瑜

### 壹、前言：孩子的社區學習需求

1965 年政府推動「社區發展」以來，至 1980 年頒佈《終身學習社會白皮書》，教育部將「推展終身學習，建立學習社會」作為教育政策的重要目標，其中明訂「學習化社區」的建立為行動方案之一（教育部，1998），社區學習的概念成為全民終身學習的網絡，社區學習在政府的大力推動及各社區組織的配合下，已經成為重要的本土化趨勢。

但目前社區學習體系大多以成人教育為主體，提供成人繼續學習的機會，並透過與個人生長環境——社區相結合，降低因交通不便的學習障礙因素，提高成人學習動機，國內針對成人社區學習的各項研究與論述非常多，但是以「在學學生」做為主體的社區學習，則不多見。

本文所呈現的案例是以青少年為學習主體的社區學習方案，透過歷史與閒置空間再利用出發，賦予新空間新的價值與目的，藉由公益二手商店的物資交流，促進青少年學習與社區發展。

### 貳、緣起與背景

這個方案不是從天而降，而是有著長期社區合作淵源，筆者所服務的東華大學自民國 85 年起，一直與壽豐鄉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後簡稱「牛犁」)合作推動社區事務，從牛犁還未成立正式組織起，就摸索著各種社區工作，一直到民國 96 年牛犁獲得國家文化總會頒贈的總統文化獎—玉山獎迄今，牛犁營造居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社會、長期耕耘社區的努力獲得肯定與表揚。

## 一、從孩子出發的想法

牛犁的青少年服務隊自民國 90 年開始，每年都協助東華大學以二手物品跳蚤市場義賣方式募款，以辦理「你來做大學生」暑期營隊，此營隊讓宜花東地區弱勢國高中生，到東華體驗「大學生活」，透過大學課程的濃縮設計與生活、社團體驗，激發偏遠地區的國高中生成為大學生的動力。

過去 7 年與孩子一起工作，原本以為孩子只是單純的整理二手物資，國、高中生們圍著一個牛皮紙盒精緻、為拆封物品，研究著該如何將此物資分類，盒子上印著「color pencil」，一群人圍著討論了一番，戰戰兢兢的說：「是彩色...鉛筆...吧?!」很多次我們發現，整理、分類物資是很真實與有趣的「學習的現場」，並透過二手物品與捐贈者發生互動，對於沒看過的、新鮮的物品，有主動產生發問的慾望，產生與正規教育完全不同的學習興趣。

從某個角度而言，我們的經驗是：鄉下的孩子常是「欠栽培」、「缺機會」，體制內學習侷限性較大，經過這些跳蚤市場經驗，社區大人們與研究者開始萌發想法：如果社區中有個物資交流平台，可以做為社區中青少年的據點，青少年自己經營與管理，讓青少年除學校教育外，擴充學習的場域與內涵。透過這個經營據點做為學習的媒介，從實際的生活、直接的參與操作發生學習的機會。期望透過這個空間讓參與的青少年體現出學習的多元面向，建構出動態的、流動的教學場域，營造符合青少年實際的生活情境，透過青少年產生真實的學習(余安邦，2001)。

目前英國的社會政策越來越傾向以增進學業成績為重點，但是學校除了學業學習外，在學生生活的社交領域上也扮演同樣重要的角色，為了將來的就業能力，學校也逐漸發展「軟性技能」(soft skills)的學習環境，軟性技能包括個人特質、親和力、團隊精神、溝通技能、以及融入人群的能



力等 ( Sparles, 1999 )。

當英國的學校開始重視軟性技能時，台灣的國高中仍受到傳統升學制度及不斷的教改造成學生在學校只以「成績」訂好壞，沒有多餘的時間與空間「發展軟性技能」，但上述的軟性技能卻是學生進入社會之後重要的特質與人際溝通能力，對於正面人格的養成、友誼的建立有極大影響。因此我們嘗試為社區的孩子建立一個屬於「社區的」、「軟性技能」的學習環境。

## 二、孩子們的社區空間

多數的社區工作中孩子們是配角，是附屬的，若孩子們是主角時，有時候被當作工具，或者被推到台前的孩子們覺得驚扭不自在。如何讓孩子們有自己的天空，做社區參與，又符合在地社區特質，是個值得探究與行動的主題。

開闢一個管道、現場，給孩子們一個自己的天地，如辦家家酒般的「玩社區」，會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牛犁在全國的知名度以及他們的工作所受到的肯定，對社區的孩子而言有一定的影響。在希拉蕊·柯林頓所著《同村協力》( 呂麗蓉譯，1996 ) 一書中，提到撫育兒童是整個「村落」的責任，我們大家都是這個「村落」撫養長大的孩子。在這個概念下，這群孩子在牛犁長期耕耘社區的氛圍下，有很特殊的社區背景，他們從日常生活中看著大人們怎麼「做社區」，大人們也從生活、身體的工作、勞動中，一同撫育這群社區中的孩子，從模仿的學習開始，在計畫執行之初已具有有基本的的能力與熟練度，可操作的議題廣，且願意參與的程度高。

當我們興起了為社區兒童建立一個學習空間的念頭，壽豐鄉豐田火車站願意出借火車站前，只用來當車庫的日治時代建築風格—「風鼓斗」老房子，那是日本北方的一種建築方式，隨著殖民的關係引進台灣，轉而成為客家移民在此安身立命的場所，後來因經濟發展的演變而改建或遭受破壞不復存在，至今，社區僅存留此一座落於豐田車站旁之風鼓斗建築，期盼藉由「五味屋」二手物品店的運作機制，來使這富有歷史意涵卻逐漸隱沒的空間得以在社區重新活絡，也重新思考建築專業該如何介入的角度與



立場。

進入社區，與居民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意識到這個空間改造的目的是為了要給予社區青少年一個學習與快樂生活的聚所，使他們從中了解交易的方式，學習建立制度與模式，懂得珍惜資源，並擴展至關懷社區弱勢居民與獨居老人，並運用社區青少年熱情的感染力來不斷影響社區中的學子。在藉由與青少年的溝通與相處下，可以了解他們對於過去生活的滿足與未來世界的展望，真的可以看到一種過程，一個社區的進步與營造只是為了最本質的想法：關懷老人、給予青少年健全的人格教育、重視環境對人的影響與關係。

社區營造要「造景」、「造物」外，還有重要的使命——「造人」，「造人」所涉及的環節除了教育之外，還需要社區共識、時間等無形的支持，透過造人解決社區問題、社會問題，也是建築專業所無法做到的。一直以來我們在建築上不斷的嘗試要用更好更新的硬體方式來解決各種的社會問題，若解決不了，就再嘗試引進更大的系統來解決，交通系統、汗水系統、動線系統等等，最後卻發現能觸及真實生活的，才是最好的方式。這樣的二手商品店與社區營造，也許無法為社區帶來財富與觀光名氣，然而卻能提供完整的社區關懷與社會教育，並延展至顧及環境與綠色生活的永續性。

為了讓風鼓斗的空間轉換成為商店，筆者邀請兩位就讀於中原大學建築系五年級的花蓮子弟，請他們來看過風鼓斗建築現況，並與他們討論對於未來空間規劃的期待與社區互動的連結，他們回學校與建築系老師討論，都覺得是個值得進行參與式空間改造的建築，願意投入空間改造計畫。

建築系的學生表達了參與計畫的想法：

接觸到了豐田社區的風鼓斗建築再造計畫，一件對我來說最真實的事情，是我過往紙上建築所無法觸及的，在我面對到學習中最大徬徨的時刻，一個延續過去與成就未來的轉捩點，我迫切地在找一個出口，我需要一些力量，我才能繼續做下去，對我也許就是一種自明性，一些真實的事情讓我知道我是在做對的事，也許建築沒有這麼偉大，但我所認真看待的是建築師的社會責任



這回事，在我成就自己的設計慾望之前，了解到我的空間權力對這個社區與居民是有所幫助的，我的空間語彙是來自於社區的生活意識，而最終，空間也將回到社區生活這個層次，因而我嘗試從社區生活進入，這不是一個有效率的設計方法，卻是對環境、對社區、對居民好的方式，而我和我的夥伴們還在持續的努力中。

有了建築系學生與老師的加入，風鼓斗的空間改造計畫將運用參與式設計的理念，讓在地的孩子（國高中生、大學生）與專業工作者攜手讓屋子改變樣貌。屋是空間（space），修繕裝飾後成為商品陳列販售的地方，這空間不能只放滿東西，將藉著東西的進進出出累積起關係，Noddings（1984）提到關懷就是一種關係，透過「屋」這個空間成為社區關係 / 關心聯繫的「所在」（place）。在一次的討論會議中，有孩子提出了二手商店就是「五味雜陳」的想法與概念，非常符合研究者對孩童尋找鄉村新價值的概念，我們暫時以「五味屋」作為店鋪名，也因鋪子未來將由孩子們經營，副題為「囡仔人的店」。

### 三、讓孩子成為社區組織間的觸媒

社區內的組織很多，但各自有自己的區塊、對象與習慣，串連與整合不容易，若透過孩子作為穿針引線的角色，或許是一種社區內部各組織互動的好觸媒——孩子們的邀請，應該比較容易。如同威娜·凱利（Verna M. Kelly）提到「雪花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東西之一，然而當一片片的雪花結合在一起時，你看它們的力量有多大（引自呂麗蓉譯，1996：8）。」也就是說社區不再是單純地是地圖上的一個點、一群人或是一個組織，從社區的本質來看，它是關係脈絡是支持與影響人們生活的價值。

雖然社區中孩子們的家長分屬不同的社區組織，藉由孩子們主導的社區參與，嘗試以「小」帶「大」，產生將社區中不同組織結合、串連的可能，而社區形成完整的關係，呈現其生活脈絡，自然社區的力量油然而生。

### 四、孩子學習成為社區照顧者



過去幾年跳蚤市場後，剩餘的物資，由牛犁拿去作為社會救助找最需要者分送，二手物品是實體的物資，提供給社區內弱勢者。

藉著這家店，孩子們可以發展主動式的資源募集與照顧，透過網站，具體的將需要公布，可先針對社區的「需要」做調查與了解，讓孩子進入弱勢者的生活現實中，成為社區弱勢者的代言人，為他們募集物資，並學習脫離「集中轟炸式」、「短暫熱情式」的救助募集，透過研究者及大學生的帶領，建立「有責任的捐與受」，讓捐贈成為一種有智慧的選擇，在確認受贈者的實際需要，了解受贈者提出的條件後，提供正確的援助，才能滿足雙方（捐贈者的愛心被滿足，受贈者的需求被滿足）。

雖然，一般對「社區照顧」的定義指的是以「人」為對象的照顧；而且通常指的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針對不同對象的特殊需求或特殊生活處境，而產生各式各樣的照顧方案（陳錦煌，2006：6）。但如何將物資在轉換的過程中被善用，轉移到最需要、最合適的人身上，應該是我們這群愛心過剩的台灣人應積極思索的問題！五味屋的孩子學習在接受捐贈物資後，建立公開的責信過程，讓捐贈者了解物資的使用狀況及受贈者的發展及回應，確認物資被有效運用，並能真正的發揮功用，在捐與受之間，真正搭起一座平衡的天平，天平的基座是誠信，槓桿是資訊的雙向流通，透過天平的動態平衡，讓台灣的救助方式得到最溫暖的平衡，讓施與受在責任與智慧選擇中達到最合適的分佈，孩子們學習募集的要領，募到好東西，是營運的根本，在這裡孩子們所著重的是透過自己產生的照顧方案如何與被服務者形成從互助到互惠的關係。在五味屋中更要思考發放物資的深層問題，很多社區弱勢者領取政府補助成為習慣、理所當然，不善用補助，很快的坐吃山空，形成救助的惡性循環。這類家庭長大的孩子，容易複製長輩的行為模式，孩子們可以以同儕身份，邀請這類家庭的孩子到「五味屋」來玩、探索（引發自然的換工），只要有孩子願意來，我們就可設法與這類極弱勢者建立關係，給予學習的可能。社區照顧是一種「從自己的需要出發的」熱情（陳錦煌，2006：11），除了社區照顧需要持久的動力外，執行者必須認清自己的需要，才能透過在進行社區照顧工作，讓自己產生改變與學習的可能。



## 五、給孩子一個發展的機會

鄉村地區的孩子不管是學業成就高低，共同面對的事實是：家鄉無法「養得起」自己的未來，長大 = 離家 / 謀生 = 他鄉。無論是出外就學或就業，鄉村的孩子就此離開了家鄉，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從此留在繁榮的都會地區為了生存而努力工作著，但家鄉仍有親人在，這些離鄉背井的孩子就如同迴游的鮭魚，每年在特殊的時節短暫的回到故鄉，久了，只是過客，無法為家鄉的成長與發展提供協助，我們的孩子們永遠無法成為家鄉成長的新動力，因為，家鄉沒有孩子的未來。

余安邦曾對「社區有教室」課程的分析，認為社區課程的發展，重點在於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以及處理這些問題的成長過程（王大修，2005）。以社區為教室，不單只是學習場域的不同，而是要轉化如何累積社區的人力資本，釐清問題、問題解決的能力，是可以透過從情境的經營、生活經驗中學習。如果我們能夠在鄉村地區為孩子準備一個成長的溫床，提供足夠的土壤與養分，「五味屋」成為社區栽培孩子的花房（green house），讓孩子在社區中有學習的空間與學習的榜樣，在人與人的互動間學習重視情感，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練習發揮創意與規劃自己的未來，了解自己的需要與建立未來發展的目標，確認社區的需要，未來孩子們求學的過程中能夠更明確的知道「為自己、為社區」需要從專業領域「拿」什麼回社區。「五味屋」，也希望協助孩子能夠在社區中找到未來轉型與切入的新事業。

## 參、問題意識：鄉村孩子的不足與可能

本文所欲開創的計畫是筆者參與社區營造工作中的困惑所蘊發出的問題意識：鄉村的未來、鄉村的孩子何去何從？而這個關注在最近幾年也是很多人關注的議題，如「一個台灣、兩個世界」的專題所引發的熱烈討論，台灣社會發展的一元化現象，使鄉村面臨錯綜複雜的困境，而多數台灣的鄉村默默的面對命運的決定，安靜的走向無聲的未來。我們很幸運的跟牛犁一起工作，在豐田地區的社區參與者漸漸開始討論與尋求不同的模式面



對一元化的台灣發展，五味屋的計畫是源自對鄉村下一代教育的想像。

## 一、鄉村的孩子是誰的孩子？！

「我們的孩子」紀錄片，是時報文教基金會支持國際名導林正盛拍攝，藉由記錄城市與鄉村兩種不同型態的童年生活，來探討背後所隱藏的城鄉、階級等真實存在的教育問題，紀錄片發表後，獲得多方迴響。

導演林正盛在影片中表示：「每個孩子來到這個世界上，都毫無選擇的出生在一個家庭裡，而站上他們生命的起跑點上開始了人生的學習。不管是鄉下孩子，或是都市孩子，他們都是我們的孩子。」

在文化、社會資本相對薄弱的狀態下，鄉村的孩子與都市的孩子放在相同的升學主義分數掛帥的標準下衡量其價值，在一元化的價值下，鄉下的孩子分數表現並不亮眼，加上教改打著「快樂學習」的旗幟，逐漸地正規教育對於這些孩子放低標準，鄉村的孩子在還沒有面對競爭之前，就已經先豎起白旗。鄉村的孩子因為正規體制的一元化、文化資本不足的狀況下，不自覺的養成隨便的個性、不講究、低競爭的態度。「我們的孩子」紀錄片也強調「所有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教育不單是父母、老師的事，是社會上的每一個人人都必須注意、關心的事。

鄉村教育的困境也是社會的困境，「五味屋」想要透過「掛羊頭，賣狗肉」的二手舖子，重新認識我們的孩子，透過工作重構鄉村孩子的學習與要求，因為這些孩子就是鄉村的未來。

## 二、社區學習可為鄉村孩子累積什麼資產？

在鄉下的學校給予孩子的學習，除了提升 PR 值，沒有其他給孩子選擇的可能，除了以書本、考卷填滿在校時間，沒有時間教導孩子生活是什麼，要如何過「有品質的生活」？很多人看完「我們的孩子」後，都會提出以下的想法：難道除了考試分數外，我們無法找到更了解孩子們學習狀態的方法嗎？

每次當國中基測放榜，就開始檢討所謂的「雙峰現象」以凸顯教育的城鄉差距，在每一次的檢討與討論改善偏遠弱勢地區教學，雙峰現象仍然





沒有獲得改善，因為教育還是從分數認識我們的孩子；城鄉差距如果是既存的事實，基本上沒有優劣之分，城市與鄉村可以從各自的差異去認識對方，既然城鄉差距成為教育議題之一，就要重新界定問題，鄉村的孩子們成長環境，跟都市的教育環境有著極大不同，應以在地特質去理解鄉村孩子的學習，若學校體制無法給予鄉村孩子的，是否能從社區中提供呢？

李奉儒(2002)提出 Shor 的「解放性的教室」概念，強調學習內容「情境化」(situated)的眾要，透過學生自身之日常生活的情境、熟悉的事物做為課程的起始點，讓學生了解自己是知識的建構的參與者，知道自己與所處環境、現實的依存關係，教育與學習就是此時、此地正在從事的活動與經驗內容(蔡聿文、張盈口，2007：269)。「五味屋」想提供鄉村孩子一個學習的據點，在此我們想為孩子們創造社區學習的可能，企圖營造社區中解放性的教室，從「just do it」的過程累積面對未來、競爭的資產，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 三、體驗鄉村與貼近貧窮

在一次影片發表座談會上，林正盛強調，城鄉差距下的貧窮不是像表面這麼簡單，在資本主義下，貧窮真的很嚴重，可能會一直擴大，引發很多問題。

「五味屋」希望帶著鄉村的孩子們面對與思考「貧窮」，將新近「向貧窮學習」的概念放入商店的運作中，並從二手貨品中理解「愈少愈自由」的思維，學習溫柔地對待萬物、環境與他人，進而發展出屬於鄉村地區「貧窮的富裕<sup>1</sup>」的價值。讓社區青少年從事社區照顧的工作，陳錦煌(2006：11)提到「社區照顧是從相信『錢』，到相信『人』」的旅程。買來的服務你

---

<sup>1</sup> 由法國馬內利修女提出的概念。她出生於優渥的比利時家庭，卻花了一生的時間服務窮人，跟不公義的世界對抗。以馬內利修女跟開羅窮人比鄰而居 22 年，回到富裕的歐洲，面對巨大的生命反差，使她對貧窮、富裕的關係有了深刻體會，她認為：「這是一個令人百思不解的弔詭問題：住在開羅貧民窟的拾荒者，他們一無所有，卻總是笑容滿面；在我們富裕的歐洲，批評、責難則是司空見慣之事，我們甚至忘了最簡單的活著的喜悅。」貧窮可能也是一種富裕的泉源。



會用『價格』來衡量它的『價值』，可是用情感換來的相互幫助，會讓你更在乎它的『價值』。」以五味屋做為貼近社區底層的媒介，在執行的過程中，產生雙方的互助與互惠的可能，讓「價值」從真實生活中找到得以彰顯的途徑，理解不同價值存在模式。

#### 四、鄉村新價值

在台灣，鄉村居民在住屋、教育、養老、就業等需求未能受妥善照顧，造成一種不安全的集體氛圍，就業機會少造成青壯年外流問題嚴重，老年人及兒童乏人照顧，形成偏遠及鄉村地區普遍的隔代教養現象，更因為鄉村地區仍採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全得看天吃飯，以今年（2008年）9月連著三個颱風對農漁業造成的巨大損害來看，鄉村的傳統產業已無法提供永續的需求滿足。

偏遠地區缺乏資訊與競爭力不足，也顯現在鄉村學校學童的流失，家長希望學童擁有較佳的求學環境，跨區至市區求學，從都市明星學校每年開學前必須透過戶籍審核及公開抽籤決定入學名單可見一斑。

這樣的現象由 Bourdieu、Coleman 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是可以理解的，孩子的家長因為有支持孩子跨區就讀的資本，期待透過教育建立並累積孩子未來的「資本」；在鄉村，對於資本的概念還是單一價值，例如以經濟能力作為標準，但已經有人開始反省經濟象徵的價值，例如阿美族傳統的「馬拉巴陸」（換工制度），使得很多工作可以透過社區及家族的通力合作完成，以減少工資的支出；「以物易物」的舊制，使得很多生活所需，不需要以「金錢」作為交易的單位（顧瑜君，2007）。

若能透過五味屋的經營，讓過去充滿人情味的「換工」、「以物易物」，甚至是「以力易物」的概念在社區中運轉，讓孩子在過程中學習溫柔、包容與體諒，並在每一次「物資轉換」的過程中學到社區關係建立的真義，並發展協助社區弱勢者的新方法。

#### 五、鄉村可能的未來

人口都市化是世界性的潮流與趨勢，都市人喜歡往鄉村走動旅遊也是



一種重要趨勢，因為有此需求，更促使社區的休閒旅遊發展成為未來台灣鄉村社區發展的一項重要目標與方向（蔡宏進，2003）。現今，鄉村社區對都市及鄉村居民產生不一樣的拓邊功能，包括幫助都市居民增進自然主義的意念與思想、調劑身心，體驗生長與生長的經驗、透過產官學合作，推動農業休閒與鄉村旅遊，帶動鄉村發展，促進都市與鄉村的交流與均衡發展、透過學習和參與，集聚居民的共同意識，結合特有的文化傳統、空間環境、建築設施與各種地方產業，以培養其對地方的認同感、光榮感，與懷舊感（顏建賢、方乃玉，2006）。

壽豐鄉在花蓮縣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推動「有機農業」，已在農會設立無毒優質農產品物流中心，透過各種產銷管道讓資訊流通到都會地區消費者，因為享用花蓮安全健康的優質農特產品，進而進一步認識花蓮，喜歡花蓮，到花蓮旅遊，帶動花蓮發展。無毒農業自2004年推動至今，在花蓮縣境內累計產值已近十億元，足可顯見出無毒農業在花蓮的發展，已為花蓮農業已來新的希望。顧客的體驗是行銷的焦點、消費者被視為理性與感性兼具的動物、著重顧客消費情境的體驗、研究方法與工具是多元的（Schmitt, B.H., 2000）。

外來遊客與社區居民之愉快互動將是地方上的另一種社會福利，而且雙方皆得利，其中更以遊客們所帶來的豐富經濟效益對社區具最大貢獻。對鄉村社區而言，其實最大的特色即在於這群富有人情味的居民給人純真感覺，只可惜這部分的行銷卻往往被忽視。對此，若要創造社區獨特觀光價值，「人」的行銷是不容忽視的課題。筆者認為「體驗行銷」不僅適用於遊客體驗，對於鄉村社區居民的意識凝聚，也會產生莫大效益，體驗行銷的應用（顏建賢、方乃玉，2006）。五味屋所在的豐田地區，無毒農業已與當地特有的休閒旅遊，如花園、天然景觀、農莊、農園、觀光飯店、民宿等等合作。如何運用這波「無毒產業休閒渡假」風潮，讓在地二手商店與「working holiday」、體驗行銷與行善旅行的概念結合，除提供在地學童社區學習機會，透過教育系統的連結與宣導，也讓都會地區的兒童到鄉下來學做「掌櫃」。



## 肆、學習空間開創：五味屋

五味屋的營業是為了開創在地的、真實的社區學習空間，有別於學校型態的學習，在五味屋中，以真實發生的情境為素材，從中發展課程與教學，沒有一套預先規劃好的模式，參與者必須就地取材的設計各種學習活動。以下從學習目的、學習社群、學習場域任務以及經營策略分別陳述。

### 一、學習目的

這家舖子真正想交易的是酸甜苦辣鹹——人生的五種滋味，二手商品只是媒介；藉這二手物去創造社區參與、去思考鄉村價值以及社區的未來；從商店經營中，我們期望讓鄉村孩子們有五種鄉村的味道：頂真、勤儉、感心、親切與好用。在社區開一家店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創造另類學習的空間與建立價值觀。學習的目的可從以下幾個項目說明。

鄉下的孩子常因為種種不利因素造成課業學習上的障礙，每次討論會議中常可發現國中生的會議記錄錯字連篇、無法立即將語言轉換成文字（太多字不會寫）、跟不上口語的速度、無法完整的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在研究者的引導與鼓勵下，都能順利的完成工作，明白顯示了若有正確的指導與學習的機會，可以開發出不同的潛能。

透過經營據點做為學習的媒介，期望給予正式教育體制內無法取得的栽培與機會，將社區照顧、負責的行善、啟動社區動能等抽象的概念，從實際的操作中發生，藉此培育在地人力，並設法找出資源流動的在地模式。

商店的空間是屬於孩子們的，大人們不過問、不涉入、不指指點點的要求，給孩子們一個屬於自己的天地，玩鬧、犯錯、做正經事，不擔心有大人囉嗦。

所以，五味屋的孩子從募物資、整理物資，初期沒有經費的情形下需要到處蒐集紙箱做環保展示架、學習標價、學習分工合作，在颱風來時自己做防颱，學習應付客人瑣碎的要求…每一個獨立單一事件都可能是新的學習。



#### □ 學習社區照顧

「社區照顧」( community care )，英國學者 Jones ( 1983 ) 對於社區照顧的意義有極大的諷語：

對政治家而言，是有用的修辭語；對社會學家而言，是鞭策機構式照顧的棒子；對公務員而言，是機構式照顧廉價選擇，可丟給地方政府作為或不作為；對夢想家而言，是一個新社會人們相互照顧的夢想；對社服部門而言，此乃符合公眾期望但無足夠資源滿足此一期望的夢魘 ( 1983:102 )。

Jones 對使用社區照顧一詞的對象雖是諷語，但對本團隊而言，是具有價值性，因為五味屋經營的最終理念就是要實踐「夢想家」的角色，實現「新社會人們相互照顧的夢想」，並與社區照顧結合，讓二手商店的經營利潤回饋至社區中需要幫助的人。本計畫著重在社會照顧的精神，孩子間的互助與回饋模式建立、物資的操作模式，健全社區的人際網絡及透過此網絡照顧好全人「身心靈」的健康。

#### □ 學習啟發社區動能

我們期望以慈善商店的經營模式為基礎，將台灣傳統社區中換工、互助的概念為素材，並融入社會企業的專業，去發展一個在地的、社區的二手商店營運模式，不是模仿或直接使用慈善或庇護商店的運作，也不是「跳蚤本舖」企業化加盟店的商業法則，而是開創「以社區為本」( community base ) 的二手店。

國外的慈善商店經驗是由基督教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於 19 世紀初開先河，開店提供二手衣供都市窮人購買，慈善公益商店出現於二次大戰後的英國，透過慈善商店出售募捐而來的二手商品，其所得則用於公益團體，支持慈善公益活動，其出售的二手商品中，93% 為捐贈而來，有些商店賣所謂的買入商品：買進新品以獲利作慈善，有些商店出售所謂的公平交易商品。

台灣目前有些二手庇護商店如天主教光仁二手庇護商店，「五味屋」要



經營的是「以社區為本」的公益商店，避免單向的慈善救助，必須從傳統鄉村的互助與換工模式中尋找元素與機制，透過商店內的物品流動，強化社區意識之形成，並改善社區生活品質。

台灣過去的鄉村社會，像這樣以社區為單位的照顧網絡是存在的 (care by the community)，它是以家族為核心的照顧系統，以人際網絡為關懷的核心。而台灣鄉村社會在近五十年的發展下，產生重大的質變，也讓這樣的照顧網絡斷裂。透過二手商店、物資、社區中的孩子，重新彌補與重新聯繫起已經斷裂的關係，以非正式的照顧主體，將舊有鄉村社區照顧的價值重新找到運作的平台。

#### □ 學習成為社區需要的人才

鄉村教育現象，一直有 500 人陪葬 50 人的無奈，學校教育失落的一「大」角：生活教育。菁英必須離開家鄉，且開始跟家鄉脫節，設法努力在都會中求生存，開這家店，我們其實想找出離開家鄉的孩子如何能繼續幫助自己家鄉的方式。

無能力到外地發展的孩子留下來，因為在學業成就上表現不傑出，很容易被學校系統「默默放棄」——不要求、降低標準…等，使得這群學業不好的孩子連鄉村賴以維生的基本態度與技能都沒學好，我們希望這群孩子學會頂真的精神、勤儉態度，透過商店提供感心照顧、親切問候，在整個過程中，使這群孩子讓自己變成很好用的個體，作為將來他們在職場上的本錢。

在天下雜誌 395 期的「我不想上學」專題提到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數字」——PR 值，決定他們的未來，多元變成假象的全台教育問題，此專題中嘗試提出解決此現象的方案；「社區」也是解套的方案之一，以台東大知本社區為例，提到學校結合社區的力量，社區志工與學校教師的合作之下，營造健全的學習環境，要找回弱勢孩子的生命節奏，所謂的健全的學習指的是「健全的成長，包括生活、飲食、運動、主動的學習觀」，學校與社區攜手為孩子找生命的機會、對外找資源為孩子找生命的軸心。



本文以社區為核心，透過開店，讓孩子們自己當家，透過「5位」不同背景組成的工作小組合作，將社區內、外不同的人串連，透過「人」串連不同的組織與社群，編織社區的資源協力網，以舖子把各種人串連起來參與社區工作、發展在地社區的教育模式，也透過不同人的專業，讓孩子們有模仿與學習的對象。

透過商店的經營，鄉村孩子的出路，新價值的建立，進行生活技能的學習，並將鄉村的傳統價值從工作學習中累積，提升素質、品質、要求、美感的意義與其孩子的關係。而這些孩子就是社區未來依靠的人，他們的素質決定社區的未來，培養他們就是社區發展的一種模式。

#### □ 學習建立資源流動的在地模式

在今年四川大地震的新聞報導，顯示出台灣是最會做善事的地方之一，無論是組織或個人，都呈現台灣的人民是不吝付出，但也呈現行善表面化的問題，已故的企業家溫世仁曾說過最不負責的行善，就是捐錢而已，他認為「行善，應該要給窮人獲得財富的工具」。

透過「二手商店」的經營，是以募集物資的方式取得二手商品，我們不期望與捐贈者的關係只是單純的「施—受」關係，我們喜歡複雜的、拖泥帶水式的關係，這樣可以產生人與人的連結，透過平台的經營，以公開化的物流經營模式，讓捐贈者理解其捐贈的物品如何被處理，將外地與社區產生連結，以「物」帶「人」的方式，是一種將資源串連與持續生成的想法，不只是把物品送過來，社區也將建立負責的模式將物品與關係送出去，這樣一來一往的互動，期望可以創造不同的可能。

我們期望建立「有責任與關係的捐贈」風格，不是將爛貨、丟棄的東西捐出來。透過電腦管理與網路系統，我們期望能與部分捐物者保持聯繫與互動，設法將捐贈者轉化成為外地資源。

#### □ 學習新綠色消費操作（舊貨中的新穎消費觀）

陳曼麗，台灣綠黨共同召集人、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理事，曾發表文章鼓勵二手商店購物。使用二手物品，降低丟棄可用物品，都是綠色消費的概念。二手物品的流通正在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中習慣的物流系統，雖然我



們要經營舊貨舖子，但卻朝向新穎的「逆向物流」( Reverse Logistics ) 概念學習。所謂的逆物流是在傳統的物流中，加入再生、替代、再利用、清理等理念，使物流產生逆流回生產者的可能，達到生產減量。我們借用與擷取企業中逆物流的概念，以募集回收使用的物品，對回收品進行整理、重新規劃回到使用者手上，物品循環再利用，賦予閒置或丟棄物品新生命。

「五味屋」企圖開創新的綠色消費方式，這裡不止「不銀貨兩訖」，還要用換工、換物等方式做為消費的方式，以多元、好玩的消費模式，製造更多機會讓孩子們體會「鄉村的五味」——頂真、勤儉、感心、親切與好用。

## 二、學習社群

在五味屋中，共有五種背景的參與者，與青少年們一起組織學習社群，分述各類參與者如下：

### 社區青少年服務隊

以牛犁四屆青少年服務隊成員為基礎目前約 11 位成員，透過他們期望逐漸連結出更多的社區青少年參與。

### 多羅滿之子

由花蓮孩子所組織的社團，他們稱自己為「多羅滿之子」，透過人際互動，維繫著與故鄉的關係；但也有很多去外地念大學的花蓮孩子，跟花蓮失去了關係。藉著這個計畫，讓一群外地的花蓮大學生，跟自己的家鄉保持互動。

此計畫有兩種外地大學生，五位第二屆青少年社區服務隊的大一新鮮人，屬於在地青年；兩位花蓮中學畢業就讀中原建築系四年級的高年級學生具有專業建築背景，讓兩群不同背景的花蓮孩子，透過本計畫產生相互交流與學習的可能。

### 在地社區人

牛犁社區發展協會、以及其他社區組織。





#### 大學師生

在花蓮唸書的大學生以及他們的老師，藉此計畫引進到花蓮壽豐鄉唸書的東華大學生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

#### 遠端專業者

透過網絡，此商店將串連遠端的專業者如中華民國社會福利事業發展協會以及建築專業者，與我們一起經營「五味屋」，將社會企業、空間改造的專業一邊玩一邊做的當中學習。

### 三、學習場域任務

五味屋作為在地的學習場域，藉由這個空間需要達到五個任務：青少年學習據點、改造閒置空間、經營環保二手商店、促進社會參與以及加強資源連結。

#### 設置青少年社區學習據點

青少年服務隊過去十年跟著大人們做社區服務已經漸漸成熟，讓社區青少年有一個自己的據點，「咱的店」——空間的歸屬感與經營主體性。使原本活動時才能聚集的青少年服務隊運作，有落腳與集中的定點，以此為基地，探索青少年參與社區的其他可能性。

#### 改造社區閒置空間

豐田的空間再利用傳統從 85 年第一個社區營造案日式警察廳改為文史館開始，一直是透過民眾參與的方式進行，本計畫延續豐田地區有系統的將社區內閒置空間再利用的經驗（警察廳、老校長的宿舍、口袋公園、林業館、天送伯文物館…等），繼續透過閒置空間改造促動社區動起來。

#### 經營環保二手商店

綠色消費的年代中減量是重要的習慣，廢棄物與生產量都需要減量，夠過二手物品的流通，提倡綠色消費。二手物品在社區照顧工作中是很好用的資源，使貧困者能以廉價或換工方式取得生活所需。



可藉著實體商店的操作，熟悉經營技術與學習社會企業運作，並藉著非營利取向的商店操作，將鄉下人的五種味道：頂真、勤儉、感心、親切與好用漸漸的展現出來。

□ 促進社區參與

鄉村的雜貨店前，幾張長板凳，是村民聚集聊天交換訊息的角落。「五味屋」位於豐田火車站正對面，火車站出入口可說是社區中的「精華店面」，社區居民容易接近，到這家店撿便宜、找好康為由，促進社區居民到此角落停留，並利用活動與其他社區組織互動，做為社區參與的促進平台。

□ 加強資源連結

二手貨物、空間改造建築知能、社會企業專業、社區內外人員、東華大學師生…都是此計畫的資源，捐物者、銷售分配者、購買者、接收者、諮詢者因商店的平台與社區產生關係，真正需要經營的是這些關係，也就是資源的連結與善用。

#### 四、經營策略與方式 5-way

Way 與「味」同音，5-way 是「五味屋」的經營理念與策略，而此 5-way 是從傳統鄉村換工的概念轉換過來的。這五個看似玩笑的策略，其實是為了思考鄉村價值所鋪的路，在資本與商業掛帥的商店經營中，要開創不同的經營方式，逆勢操作中重新建構價值系統。

□ 掛羊頭，賣狗肉

二手物品的交流買賣只是個幌子，孩子們要學習認識二手物品，從物品中學習。從外地獲得的物資，默默的拓展鄉村孩子們的視野，透過熟悉與不熟悉的物品，摸索與累積理解。

原使用者是誰？過什麼樣的生活？為什麼不要了呢？看到人家不要的東西那麼好，羨慕嗎、辛酸嗎？人生的滋味好好品嚐。

有些東西看不懂是什麼，該怎麼辦？收到的物資無法區分原始價格與



訂出合理標價，如何因應？

經營的實際層面，則需要學習該怎麼整理、分類、標價、賣不出去怎麼辦？

從孩子們的角度與眼光，去思考如何物盡其用？幫助社區內需要幫助的人？

老闆不在隨便賣

「五味屋」的物品標價牌上除了賣價，未來會以顏色區隔，列出每種顏色標可換得物品工作清單。例如，紅標中有「幫忙老人送餐三次」、「協助腳踏車租借一日」，沒有新台幣的人，可用工作換物品。清單上的工作選擇，主要以社區參與性質為主，但買主也可以自己訂定，提出換得物品的條件，如「段考進步 20 分」或「老師給我五張獎勵卡」，買主提出後，經過簡單的程序，也可成為買物品的「貨幣」。

五味屋，基本上沒有老闆，所以，東西可以隨便賣！

國中生掌櫃們曾遇到一位阿公，來五味屋找便宜買鍋子，要求「順便附贈鍋鏟」，這種在菜市場買一把青菜還要要求老闆附一把蔥、幾顆辣椒的事情，從沒上過傳統市場的國中生哪有經歷過！幾個掌櫃的討論了一下，看看老阿公開心的抱著鍋子的樣子，想起「五味屋」成立的目的不正是「照顧社區居民的需要」，阿公有需要，那就送吧！

阿公買完鍋送完鏟，因為店裡沒有零錢可以找給阿公，阿公到對面的商店去換錢，因為買得「太滿意」，又心疼顧店的孩子待在悶熱的店裡，買來了清涼的飲料給孩子喝，孩子一邊驚訝的接受阿公的「禮物」，一邊感動著被長輩疼愛，這就是隨便賣的真諦！這也正符合 Noddings (1984: 99) 所提「關懷是服務自己，也服務他人的。」以關懷做為關係聯結模式的展現。

銀貨不兩訖

若社區真的有人需要物品，沒有新台幣也沒有代工貨幣，沒關係，五味屋可以賒帳，日後有適合的工作再來償還。不管是先工作或後補足換工，這家店銀貨不需兩訖，歡喜就好。



豐田地區的外籍配偶人數眾多，牛犁社區每年都會為這群可愛的外籍配偶辦「生活適應班」，包括說國語、學寫字、學電腦等。那天牛犁的講師帶著這群外籍配偶和「新台灣之子」到五味屋來參觀，透過逛商店讓外籍配偶與掌櫃互動，學習用國語問問題、做交易。五味屋的商品價格對外籍配偶來說超級便宜，大家興奮的東挑西揀，我們訝異的發現有一位媽媽一眼就看上了「唯一」的那套繪本，還要求掌櫃的要買三本送二本，推動閱讀是好事，孩子也同意了媽媽的要求。

1 個小時，賣出了大約 1000 元的貨品，實收現金 700 多元，剩下的錢呢？賒帳囉！孩子可以開始學習如何與這群外籍配偶建立好關係，別讓她們在馬路上像遇到債主一樣閃躲，或許可以請外籍媽媽在國中生星期六日值班時為她們煮一碗有家鄉風味的「越南河粉」作為交換、或者也讓媽媽到店裡來值班 2 小時，還可以再為小孩挑一件小小玩具，每一種嘗試都可以讓社區中的外籍媽媽更願意、更喜歡到五味屋來消費，因為五味屋可以用任何形式來滿足她們照顧子女與自己的需求。

另外，掌櫃們需要到社區內發現需求者，可主動提供物品給社區內極需幫助的家庭，並鼓勵該家庭到舖子裡來走動，選需要的物品，或邀該家庭們的孩子來舖子一起玩，從玩中建立關係與互動，進而邀請參與社區活動。

#### □ 吃人夠夠

兒童的友誼被視為文化再生產與發展安全社會認同的部分 ( Rubin, 1980; James et al, 1998 ), 友誼對兒童的重要性不僅在社交能力與社會認同的成長與發展，也包括他們如何學習接納與了解他人，兒童不只學習如何結交朋友，還有很重要的是學習如何成為他人的朋友 ( Furnham, 1989 )。

友誼對國中階段的學童來說最重要，尤其對男生來說，團體的支持是避免霸凌及被歧視的重要因素，小女孩則喜歡一起討論穿著、飲食、化妝、電視及明星等，在五味屋當掌櫃的孩子，一方面要學習店裡的大小事務，一方面也學著和顧客 ( 社區居民 ) 相處，在五味屋，孩子們可透過成人的引導，在社區中學習「與人為善」，建立服務的人生觀。



「五味屋」希望人來了能停留，是一家「吃人夠夠」——把人吃進來的商店，不管是捐物者、買物者、換物者，希望這些人透過「五味屋」與社區建立起關係。

捐物者不只是捐出物品，期望能邀請捐物者來社區探望自己的「舊物」，特別是用換工或慰問的方式交易的商品，若捐物者能來看到自己舊物「再生」，並與社區發展出後續關係，捐物者若能產生想法或下一個行動，捐物者因此跟社區產生關係延伸出捐與受的單向層面，而成為共同經營者，這家舖子就把這人「吃進來」成為自己人。

#### □「黑」店

兒童對金錢的知識及了解，與他們處理金錢的經驗有直接的關係，特別是他們賺錢、存錢及花錢的機會 ( Marshall & Magruder, 1960; Marshall, 1964; Abramovitch et al, 1991; Feather, 1991 )。在日益複雜的經濟世界，零用錢是讓兒童學習社會經濟能力的主要媒介，並培養他們成為經濟人的能力，政府已體認到早期經濟化的重要性，在近期學校課程的轉變，意味著兒童將被教導如何管理他們的零用錢，以及培養理財能力 ( Carvel, 1999 )。

個人可支配的零用錢，影響兒童與同儕互動 ( 如穿著、參與活動、交通費用、旅遊、校外教學等 )，在英國，兒童若可支配零用錢不足，通常會選擇打工賺取個人零用錢。國內規定 15 歲以上 ( 高中生 ) 才能打工，因此國中階段學生僅能依靠父母及長輩給予的零用錢。

依據對鄉村孩子未來發展的期待，五味屋經營過程將教導國中生學習帳務管理、現金管理、進出貨管理、成本概念、盈虧觀念、供給與需求，提供訓練理財能力的社區學習場域。

邊做、邊改、邊學，是這家舖子經營的重要策略。

與所有生意有賺有賠一樣，開張時，我們已經心裡有數，一群沒經驗的小蘿蔔頭，和一群象牙塔裡的教書的老師，有可能面臨經營危機——倒店。不論如何，就算倒店也很值得學習，該怎麼倒、往哪裡倒、怎麼倒才優雅、才不會給人笑…，倒店了「換工貨幣」該如何善後？尚在店內的作品該何



去何從？對捐贈者該如何交代說明？要不要找頂讓的人？目標是努力經營，但若無法經營，必須從中找出學習點。<sup>2</sup>

總之，不管是慘淡經營或年終分紅，這家舖子目前沒有太多章法，也不想弄出一堆規章來遵守，準備走一步想一步，每個步驟大家都參與，從參與中學習雖然有了初步的計畫，但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跟孩子們工作，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摸著石頭過河，邊經營邊學習，所以，這家舖子，有點像是在「摸黑」工作、前進，成了名符其實的「黑」店。

## 伍、結語：營運中展開學習

97年8月30日，農曆戊子年庚申月壬寅日，黃曆上說這天「諸事不宜」。

這一天，是二手公益商店—五味屋開幕的日子。日子，是孩子們選的，在逆勢操作的前提下，是否為良辰吉日無妨。五味屋給孩子們一個社區中可近的真實多元學習場域。週末日，孩子們到店裡一邊做功課、一邊學做生意。在這裡，他們要熟悉鄉村交易的本質：利中有情、情中有利。在這裡孩子們要培養自己的興趣—自行去開發選擇，學著玩、學著喜歡、學著與人建立關係、學著面對與解決問題。

在店裡，每個細節都是學習—收到物資該如何登記、如何回應給外地的捐贈人；沒有資金買展示架，發揮創意將舊紙箱做成各式各樣的展示架、展示台面，檢查紙箱做成的展示架牢不牢靠，商品放上去是否會掉落；商品上架要學習美感、空間與佈置，得請教社區開民宿的老闆娘；每次颱風來都淹水的老房子得防颱，學習挖水溝、封窗戶、商品墊高；東西賣出、架子空了，學習開口告訴別人社區最需要物資的種類；客人來了，問東問

---

<sup>2</sup> 永續是什麼？永續是一種過程，不是結果，倒店並非無法經營，是經營的一種階段與狀態，如何從「倒」當中找出工作，是更真實的學習，我們不擔心面臨倒閉，危機是危險的機會，常提供更多的動能，衝突、矛盾都在危機中才能真正的現身，處理、面對就是最棒的學習，最真的經營。這家新開的店，如同剛會走路的孩子，學會走路都經歷過好像快要跌倒了，總是能找到笨拙的平衡的階段，但若繼續邁步，穩健的步伐才能踏出，



西、殺價、要佔便宜，得學習溫暖包容，尊重客人；社區裡有人需要卻沒能力買，孩子學習建立社區照顧的策略、實地參與社區工作，不做傳統單向的救濟。

重翻黃曆，五味屋開張日雖然「諸事不宜」卻是「宜破屋」。這一天，我們拆掉以利為重商業的樑柱，嘗試重建鄉村的價值，多元，不是物件的多樣，是價值的差異，而所謂的多元在價值「異質化」的基礎上，才有真實的生命。這間舖子交易的是「逆—不順勢」的另類價值，舊貨、低利，不需銀貨兩訖，有錢沒錢都可以買，以物易物、社區服務都可換物。

透過在五味屋的另類教育行動所激發、延伸出的多元學習，讓鄉村的孩子們懂得「討生活」可以有創意、提供孩子們處世思維方式和策劃思考的能力。開張五週，小孩大人們都會到店裡來，人來了課程就展開了，學習就進行了。

## 參考文獻

- 方志華 (2002)。關懷倫理學觀點下的教師專業素養。教育研究資訊，10(2)，1-20。
- 王大修 (2005)。由能力指標引導教師課程的問題意識：一個課程實踐的發展經驗。教育研究月刊，136，125-133。
- 王本壯 (主編) (2007)。社區終身學習體系的政策、理論與實務。台北：師大書苑。
- 王育英、梁曉鸞 (譯) (2000)，Schmitt, B. H. 著。體驗行銷。台北：經典傳訊文化。
- 余安邦 (2001)。「社區有教室」—九年一貫課程的一條活路。師友月刊，413，38-41。
- 呂麗蓉 (譯) (1996)，Hillary Clinton 著。同村協力：建造孩童的快樂家園。台北：遠流。
- 李奉儒 (2002)。解放性的教室。研習資訊，19(4)，42-49。
- 林振春 (1999)。台灣社區教育發展之研究。台北：師大書苑。
- 林振春 (2001)。學習型社區的推動策略與實施現況。成人教育，60，2-10。
- 林振春 (主編) (2008)。社區學習。台北：師大書苑。
- 洪 蘭 (2008)。把別人的孩子當自己的疼。康健雜誌，119，232-237。
- 孫建忠、傅玉琴、吳俊輝譯 (2007)，Tess Ridge 著。童年貧窮與社會排除—兒童的觀點。台北：心理。



- 張菟珍 ( 1999 )。學習型社區理念及其行動策略。載於中華民國成人教育學會 ( 主編 )，學習型組織 ( 頁 317-350 )。台北：師大書苑。
- 張聖琳 ( 譯 ) ( 1999 )。造坊有理：社區設計的梦想與實驗 ( 倫迪·鶴斯特著 )。台北：遠流。
- 教育部 ( 1998 )。邁向學習社會—推展終身教育，建立學習社會。台北：教育部。
- 陳其南 ( 1996 )。學校、社區與地方的教育學習體系。教改會第二十次委員會議委員報告。2008年10月1日取自 <http://www.sinica.edu.tw/info/edu-reform/farea8/j17-18/19.html>。
- 陳錦煌 ( 2006 )。幸福之夢—社區照顧概念篇。台北：內政部。
- 黃富順等著 ( 1994 )。我國社會教育發展現況與評估之研究。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
- 蔡聿文、張盈堃 ( 2007 )。從山豬、飛鼠、撒可努談起—一個教育現場解放經驗的實踐與反思。載於陳伯璋、張盈堃 ( 主編 )，學校教師的生活世界：批判教育學的在地實踐 ( 頁 265-286 )。台北：師大書苑。
- 蔡承家 ( 1991 )。創新社區學習文化：台灣社區教育典範發展與實踐，社區發展季刊，104，433-422。
- 蔡建福 ( 2004 )。從農業問題看台灣鄉村的現況與未來。東海岸評論，197，51-56。
- 顏建賢、方乃玉 ( 2006 )。體驗行銷與鄉村社區社會福利新面貌。社區發展季刊，115，88-100。
- 顧瑜君 ( 2007 )。「社區關懷移地學習」之課程發展歷程研究。發表於屏東教育大學第十三屆台灣教育社會學論壇。
- Carvel, J. (1999) . *Eight-years-olds to be given lessons on pocket money*. The Guardian, 9 September.
- Furnham, A (1989). Friendship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R. Porter and S. Tomaselli (Eds.), *The dialectics of friendship*. (pp. 92-110). London: Routledge.
- Marshall, H and Magruder, L. (1960).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 money, education practices and children's knowledge and use of money. *Child Development*, 31, 253-84.
- Noddings, N. (1984) *Caring: A feminine approach to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bin, Z. (1980). *Children's friendships*. London: Fontana.



